

DEUTSCHE PHILOSOPHIE

德國哲學

6

DEUTSCHE PHILOSOPHIE

德国哲学

第六辑

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
《德国哲学》编委会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德国哲学 第六辑
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
《德国哲学》编委会编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32开本7.375印张 200千字

1989年 7 月第一版 1989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2,500 册

ISBN 7—301—00588—1/B·048

定价: 2.95 元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顾问：洪 谦 (Tscha Hung)
熊 伟 (Xiong Wei)

贺 麟 (He Lin)

主 编：张世英 (Zhang Shiyi)

副主编：刘简言 (Liu Jianyan)
杨祖陶 (Yang Zutao)

朱正琳 (Zhu Zhenglin)

外籍编委：G. Funke (格·冯克)
K. Hartmann (克·哈特曼)
R. Lauth (赖·劳特)
W. Post (威·波斯特)
G. Schmidt (格·施密特)

K. Gloy (加·格洛伊)
W. Kluxen (沃·克卢克森)
E. W. Orth (恩·沃·奥尔特)
H.-M. Sass (汉·马·萨斯)
H. Schnaedelbach (赫·施奈德巴赫)

编 委：王文卿 (Wang Wenqing)
刘简言 (Liu Jianyan)
齐良骥 (Qi Liangji)
朱正琳 (Zhu Zhenglin)
杨祖陶 (Yang Zutao)
张 慎 (Zhang Shen)
张传湘 (Zhang Chuanxiang)
张惠秋 (Zhang Huiqiu)
陈修斋 (Chen Xiuzhai)
苗力田 (Miao Litian)
钟宇人 (Zhong Yuren)
阎光华 (Yan Guanghua)
靳希平 (Jin Xiping)

王玖兴 (Wang Jiuxing)
江天骥 (Jiang Tianji)
许 凯 (Xu Kai)
杨寿堪 (Yang Shoukan)
吴儆深 (Wu Junshen)
张世英 (Zhang Shiyi)
张志扬 (Zhang Zhiyang)
陈启伟 (Chen Qiwei)
陈家琪 (Chen Jiaqi)
金海民 (Jin Haimin)
侯鸿勋 (Hou Hongxun)
蒋永福 (Jiang Yongfu)
谭明儒 (Tan Mingru)

目 录

黑格尔与谢林的关系·····	宋祖良 (1)
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的人学观的形成·····	朱传荣 (19)
关于《基督教的本质》在青年恩格斯思想发展 中的作用问题·····	葛树先 (38)

主体的纯粹形式与文化人类学·····	陈家琪 (49)
快乐原则：性爱形而上学探讨之一 ——叔本华与弗洛伊德的一个比较·····	朱正琳 (61)
是路，还是风？ ——《艺术作品的本源》在海德格尔思想 转向中的意义·····	张志扬 (79)

亨利希·海涅与哲学家艾思奇(德文)·····	薛 华 (102)
------------------------	-----------

· 国外专摘 ·

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法文)·····	[法] J. 董 特 (122)
-------------------	------------------

克尔凯郭尔和尼采

·····[德]雅斯贝尔斯 袁义江译 陈家琪校	(150)
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哲学·····[联邦德国] D. 亨利希 李晓蓉译 侯 才校	(177)

《黑格尔走向〈逻辑学〉的道路》简介·····	沈 真 (197)
------------------------	-----------

· 国外哲学动态 ·

第14届德国哲学大会简

第14届德国哲学大会简况·····甘绍平(202)

· 当代哲学家小辞典 ·

盖尔哈特·冯克·····任建成(214)

赫伯特·施奈德巴赫·····任建成(215)

本辑部分论文内容提要(英、德文)·····(216)

英文目录·····(226)

德文目录·····(228)

黑格尔与谢林的关系

宋祖良

从1801年1月黑格尔到达耶拿，到1803年谢林从耶拿去浮兹堡，两人曾在耶拿有过很密切的交往。黑格尔的《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以下简称《差别》）一文叙述了谢林哲学的观点，而他与谢林在1802年到1803年又共同出版《哲学评论杂志》，因此，黑格尔的耶拿前期均与谢林有密切的关系。一般的哲学史著作都是把这一时期的黑格尔看作谢林的学生与信徒。“在1801年，黑格尔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这部著作给人的印象是：他实际上是谢林的信徒。他与谢林共同出版《哲学评论杂志》，又加强了这一印象。”^①斯梯林更提出一种怪论，认为黑格尔在谢林那里是图谋“以屈求伸”^②。对此，卢卡奇引用了梅林的一段话去回敬斯梯林：这些“学者们”在过去的伟大诗人和思想家的身上安上了一种想向上爬的大学讲师在有权威的正教授面前所具有的卑躬屈膝的心理，以求借此实现他们本人在大学里飞黄腾达^③。

由于这个问题经常受到歪曲，由于这个问题是黑格尔耶拿时期中的经久不衰的热烈的话题，我们现在来着重探讨耶拿时期黑格尔与谢林的关系。

首先必须说明，黑格尔与谢林私人之间的关系是很难了解清

① 科普尔斯顿：《哲学史》第7卷，近代哲学，第1部分，从费希特到黑格尔，1963年纽约版，第195页。

② 《黑格尔的秘密》，1908年爱丁堡版，第662页。

③ 参见《青年黑格尔》，1954年柏林版，第298页。

楚的。恩格斯说：“这两个人早在大学时代就是同窗好友，后来在耶拿又是那么和睦相处，直到今天仍然弄不清楚他们彼此之间是怎样相互影响的。”^① 卢卡奇也说过：“对黑格尔与谢林之间的私下交往，我们一无所知。”^② 黑格尔对康德、费希特的哲学，从来都是指名加以批判，毫无顾忌，对谢林哲学却并非如此，在其唯一的尖锐批判，即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批判谢林的形式主义时，并未点名，从中就可以看出两人之间微妙而费解的一种关系。好在我们并不想探讨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

在上一世纪的黑格尔研究中，研究者已经开始注意到黑格尔与谢林的差别，强调黑格尔的独立性，甚至强调黑格尔对谢林的有益影响。

罗森克朗茨说：“瞬息万变的、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这种发展不是黑格尔的方式，他的方式的根本形式是渐进性……黑格尔的创造能力，就其教养而论，首先批判性地与某种已有的东西相关联。但当它掌握这种东西时，也表现出独特的非凡的创造力……这一点尤其适用于他与谢林的关系；这种关系常常完全被歪曲成无独立性，即似乎黑格尔没有独特的力量，只不过凭平庸的理解力，把谢林哲学研究的诗改造成干瘪的散文。确实，黑格尔感谢谢林体系给予了强大的推动力，并把谢林体系最深地吸收过来；确实，黑格尔对费希特、康德、斯宾诺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体系也作了不少的吸收，使之成为自己的生动的财富。他不必害怕因研究其他人的著作而削弱自己的创造力。只有低能儿才常常本能地害怕接触别人的成就，因为这种接触会使他们自己的成就显得多余。”^③ “谢林说得多，做得少；黑格尔不作许诺，但做得越来越多。”^④ 谢林倾向于想像，黑格尔力求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14—215页。

② 《青年黑格尔》，第304页。

③ 《黑格尔传》，1844年柏林版，第62页。

④ 同上书，第63页。

到严格的确定性。^① 罗森克朗茨强调黑格尔的独立性，这并非不正确，但由于他认为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末期就已经产生出自己的哲学体系，并认为《逻辑、形而上学、自然哲学》《伦理体系》合在一起构成了黑格尔法兰克福末期的哲学体系^②（实际上，这两部著作均在黑格尔的耶拿时期才产生），因此，他把他在上面所叙述的黑格尔在创立自己哲学体系之前对谢林等人哲学的批判继承看作是耶拿时期之前的事，即黑格尔与谢林的关系问题变成了主要是耶拿时期之前的事。在这里，罗森克朗茨违反了起码的事实：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谢林在莱比锡与耶拿，两人不仅不在同一个城市居住，而且基本上无书信来往，因此谈不上在思想上有什么交往，迪辛说得很正确：“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1797—1800年）中断了与谢林的直接联系，在这些年中，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发展是基本上彼此独立的。”^③ 罗森克朗茨所转述的黑格尔与谢林的书信往来发生在1794—1795年^④，即黑格尔的伯尔尼时期，但这一时期离黑格尔创立自己的体系为时还远，因此谈不上黑格尔批判继承谢林哲学并创立自己的体系。因此，罗森克朗茨一方面说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末期就已经产生出自己的哲学体系，另一方面又说不出黑格尔在哪个时期在谢林的影响下逐步形成这个体系的。罗森克朗茨在黑格尔的耶拿时期之前去谈论黑格尔批判继承谢林哲学并创立自己的体系，去谈论黑格尔与谢林的关系，这显然已经走入困境。

海谋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这个困境，他不像罗森克朗茨那样把《伦理体系》安排在黑格尔的法兰克福末期，而认为产生于在耶拿黑格尔与谢林合作时期^⑤，并探讨耶拿时期黑格尔与谢林的关系。他认为在黑格尔与谢林之间有三个差别：第一，两人在达

① 参见《黑格尔传》，第100页。

② 参见上书，第103页。

③ 《思辨和反思》，载《黑格尔研究》1969年第5卷，波恩，第127页。

④ 参见《黑格尔传》，第62—75页。

⑤ 参见《黑格尔和他的时代》，1857年柏林版，第159—179页。

到一致的世界观之前所走的道路不同。谢林是逐渐地摆脱开费希特知识学的影响的，他总是竭力使他的自然哲学与主观唯心主义的原则相一致。他以惊人的忽然性，最后跳到绝对同一性的观点上。在黑格尔的思想中没有这种动摇性，在他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一个理想，这理想虽然到以后才以哲学体系的形式而出现，但其端倪在有关历史与神学的文章中就可看出。他坚定地走向他的体系，理性批判也好，知识学也好，都不能影响他，干扰他，动摇他。第二，谢林的审美观点不同于黑格尔的审美观点。两人在这方面的区别完全在于他们信念的起源。近代的观点引导着谢林，古代的观点引导着黑格尔。谢林的兴趣在于艺术品的主观起源，他认为艺术品首先是天才的产品。黑格尔认为艺术创作与民族生存最紧密地相关联。第三，谢林的体系具有完全的明显性，这个体系称作同一体系，它的最高命题是，一切被包括在主体和客体的绝对的无差别之中，它称这无差别为理性或绝对，并立即致力于从这绝对中构造精神和自然的整个世界。而读黑格尔的体系，一开始并不感到容易理解，只有通过最深入的分析，才会知道真正的关键点是什么。^①海谋也强调黑格尔的独立性：“黑格尔的哲学，就其最初的形式而言，是独立的哲学研究的成果。”^②黑格尔对于年轻的朋友谢林而言，并非是小学生或人云亦云者(Nachbeter)，黑格尔完全意识到自己的独立性。^③海谋进一步指出黑格尔对谢林的有益影响：在黑格尔的影响下，谢林曾写道：“一个在形式方面受到忽视的体系，它也就在同样的程度上在内容方面受到忽视。”与黑格尔分手之后，谢林忘记了这样的要求，完全陷入绝对的无形式状况。^④但是，海谋像罗森克朗茨一样，认为黑格尔在1800年底，就写出了《逻辑、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并

① 参见《黑格尔和他的时代》，第144—150页。

② 同上书，第147页。

③ 参见上书，第151页。

④ 参见上书，第213页。

根据这一著作，大肆渲染黑格尔在1800年即有“绝对是精神”“绝对是无限的辩证的”之类的观点，黑格尔就是带着这样一个体系和这类观点去耶拿谢林那里的。^①因此，海谋并未把握住耶拿初期黑格尔的思想面貌，也就不可能对黑格尔与谢林的关系作出确切的评价。

诺尔在他编辑出版的《黑格尔的早期神学著作》的第345页的著名脚注中，已经指出《逻辑、形而上学、自然哲学》这一手稿的产生时期应往后推移。拉松在1923年出版这一手稿时，已标明为《黑格尔：耶拿逻辑、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即认定是耶拿时期的产物，认为手稿产生于1801至1802年。而据诺尔的字母比较法与字母统计法，现已公认产生于1804至1805年。^②因此，罗森克朗茨与海谋所谓黑格尔带着一个体系去耶拿见谢林之类的说法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表明，他们虽然主张黑格尔的独立性，但在论据上却搞错了年代；虽然在一些问题上作出了较中肯的分析，但对耶拿初期黑格尔思想面貌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这不能不影响到黑格尔与谢林的关系的评价。在诺尔提出他的观点（1907年）之前，一般说来，受罗森克朗茨的影响，都认为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末期就已经产生出自己的哲学体系，费舍同样采取了这个观点。^③

在诺尔提出他的观点之后，人们对耶拿初期黑格尔的估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狄尔泰已不再认为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产生体系，而认为是酝酿体系。^④狄尔泰是诺尔的好朋友，因此，很可能在诺尔正式发表他的观点之前即已了解他的观点，得以修正罗森克朗茨的说法。在诺尔正式发表他的观点之后，没有人再认

① 参见《黑格尔和他的时代》，第93—123、143页。

② 参见《第4卷至第9卷中黑格尔手稿的年代》，《黑格尔全集》第8卷，历史考订版，附录4，以及基默勒的《黑格尔耶拿时期著作的年代》，载《黑格尔研究》1967年第4卷，波恩，第144、164页及下几页。

③ 参见《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1983年吉林人民出版社版，第51页。

④ 参见《青年黑格尔史》，1921年莱比锡和柏林版，第195页。

为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写出《逻辑、形而上学、自然哲学》，而都认为耶拿时期的《差别》一文是黑格尔最早的哲学论著。《差别》单行本的出版者在前言中说：“我们在此提供的乃是黑格尔最初发表的哲学论著。”^① 赫林说，《差别》是黑格尔借以完全公开地作为哲学著作家出现的第一篇文章。^② 克朗纳在《从康德到黑格尔》一书中，叙述黑格尔哲学时，就从《差别》开始。

这样，由于《逻辑、形而上学、自然哲学》被标错日期而产生的严重混乱就得到了纠正。人们开始以《差别》为起点，去探讨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同时，由于新发现了一批耶拿时期黑格尔的手稿，涉及到黑格尔体系的产生史，这样，对谢林与黑格尔关系的探讨，对黑格尔的独立性的探讨，都出现了新的面貌。这种探讨，远远超出了卢卡奇的巨著《青年黑格尔》（写于1938年秋）的视野。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黑格尔的《差别》时，就发现他以很大的篇幅，大段大段地叙述谢林哲学：“主观的主体-客体的科学迄今叫作先验哲学；客观的主体-客体的科学叫作自然哲学。就它们彼此对立而言，在先验哲学中，主体是第一位的，在自然哲学中，客体是第一位的。在两门科学中，主体与客体进入了实体性关系。在先验哲学中，主体、理智是绝对的实体，自然是客体、偶性；在自然哲学中，自然是绝对的实体，主体、理智只是偶性。”^③“如果一门科学的原则是主观的主体-客体，而另一门科学的原则是客观的主体-客体，那么，客观的东西同样在主观性的体系中，而主观的东西也在客观性的体系中。就像理智是一种内在的实在性一样，自然是一种内在的观念性。认识和存在的两个极是在每一个体系之中，因而两个体系在它们自身之中都有无差别之点。

① 《差别》，1981年莱比锡版，第5页。

② 参见《黑格尔：他的意愿和他的事业》第1卷，1929年莱比锡和柏林版，第607页。

③ 《差别》，第91页；《黑格尔全集》第4卷，历史考订版，第68页。

只不过在一个体系中，观念的一极占统治地位，在另一个体系中，实在的一极占统治地位。”^①在此，黑格尔忠实地阐述了谢林有关自然是可见的精神，精神是不可见的自然之类的思想，阐述了“先验哲学”与“自然哲学”的对等关系，并提到无差别之点。黑格尔的反复阐述，确实表明了谢林对他的影响。把黑格尔看作谢林的信徒的看法，盖出于此。而且，我们注意到：在《差别》中，黑格尔反复阐述的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等关系，他以后的主要思想——绝对是精神——在《差别》中始终没有出现，这充分证明海谟所谓黑格尔在1800年即有“绝对是精神”“绝对是无限的辩证的”之类观点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在《差别》中，黑格尔采纳了谢林的理智直观的观点，这一点已由迪辛指出。^②不过，黑格尔自己的表述是“先验直观”。在《差别》中，专有一节《先验直观》。他对“先验直观”非常强调，说：“无先验直观便不能作哲学探讨，用极严肃的态度指出这一点，带有极深刻的意义。”^③而所谓直观，指的是扬弃一切对立：“在先验直观中，一切对立被扬弃。”^④先验直观的作用是“预定”了一切对立物的统一^⑤，避免在主体与客体、概念与存在、自由与必然、理智与自然中偏执一端。可以看出，所谓直观，正是谢林、黑格尔共同反对康德、费希特的二元论时所采用的武器。黑格尔采用直观一说，说明他受谢林的影响，但是，黑格尔强调直观与反思的结合，又显示出他与谢林的差别，对这一点，下面将会说到。

上面已经论述了谢林对黑格尔的影响，论述了谢林与黑格尔

① 《差别》，第96页，《黑格尔全集》第4卷，历史考订版，第71—72页。

② 参见《唯心主义的实体形而上学》，载《黑格尔在耶拿》，1980年波恩版，第33页。

③ 《差别》，第43页，《黑格尔全集》第4卷，历史考订版，第28页。

④ 同上书，第44页；《黑格尔全集》第4卷，历史考订版，第28页。

⑤ 参见《黑格尔全集》第5卷，历史考订版，手稿2b、1a，阿拉伯数字表示黑格尔原始手稿的页数，在第5卷的边码上标明，a与b表示手稿的正反面。也参见《差别》中《先验直观》那一节。

在耶拿初期的共同性。对于这种共同性，狄尔泰颇为赞美，说谢林和黑格尔在耶拿时生活“在一个团体中，这个团体可以与歌德和席勒的团体相比拟”^①。但是，正如梯里特用一句哲学行话所讥讽的那样，“在同一性中深深地隐藏着差别”^②，这话已经暗示出谢林与黑格尔关系的破裂。

众所周知，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黑格尔与谢林的矛盾完全表面化了，导致两人关系的破裂。当我们追根溯源，寻找破裂的原因时，就会发现一个极为奇特的现象。在耶拿初期，黑格尔竭尽全力批判当时流行的主客分离的二元论哲学，他的批判集中对准了反思，他的战斗论文《信仰与知识》的副标题《或以康德、雅可比和费希特哲学为其完满形式的主观性的反思哲学》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而在几乎同时孕含着的黑格尔与谢林的差别仍然围绕着反思。黑格尔因康德、费希特哲学是反思哲学而批判他们，同时又因谢林哲学缺乏反思而孕含着对他的批判。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奇特的现象。黑格尔对反思这一概念的独特理解，正是他未来哲学体系诞生的深刻根源。

黑格尔批判当时流行的反思哲学，主要针对着它的二元论的特点。因此，所谓反思，指的是固执对立、分离、限制的思维。他在《差别》中说过：“孤立的反思，作为对立物的设置，是绝对物的扬弃。它是存在与限制的能力。”^③当黑格尔说“对变得如此坚固的对立加以扬弃是理性的唯一兴趣”^④时，表明他的主要矛头对准了反思哲学，对准了反思所持的固执对立、分离、限制的思维。这也是黑格尔与谢林共同面临的战斗。

但是，真是所谓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黑格尔在批判固执对立、分离、限制的思维时，并没有对对立、分离、限制

① 《青年黑格尔史》，第205页。

② 《黑格尔作为谢林的合作者》，载《黑格尔在耶拿》，第24页。

③ 《差别》，第29页；《黑格尔全集》第4卷，历史考订版，第16页。

④ 同上书，第25页；《黑格尔全集》第4卷，历史考订版，第13页。

全盘否定。他强调过理性的唯一兴趣之后，马上接着又强调说：

“理性的这种兴趣不包含这样的意义，即似乎理性要完全地与对立和限制相对立。因为必然性的分离是生命的一个因素，生命永远对立地构成自身，而且总体在最高的生动性上，只有通过出自最高分离，重建才是可能的。”^①这里又充分地肯定对立、分离、限制，即对反思的作用进行了肯定。黑格尔在这段话中所说的“生命”“总体”相当于他以后所说的“绝对”“精神”（之所以说相当于，是因为黑格尔在写《差别》时没有“绝对精神”之类的说法，更不用说法兰克福时期），他认为分离是生命的因素，对立构成了生命，最高的分离形成总体的最高的生动性，这已经孕含着他把分离、对立看作是绝对物的必然表现形式与现象（他在《差别》中已经明确说到，哲学的任务在于“把分离置入绝对物之中作为绝对物的现象”^②），看作是绝对物必须经历的漫长道路。因此，对黑格尔来说，反思是必然和必要的。黑格尔的这段话，已经道出他未来体系的大纲，在这个大纲中，反思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谢林哲学的根本原则是“绝对的同—性”，主客的毫无差别。他因此把自己的哲学称作“同一哲学”。谢林的绝对是无差别的无限物，不包括对立和否定（在他看来，对立和否定只能运用于有限物），因而超出对立和否定，所以，在绝对中，并无反思的地位。迪辛说：“在谢林那里恰恰相反，反思在同一体系中对认识绝对物不起决定性的作用。”“谢林认为，导向哲学认识时，会消灭有限物的对立，因而使反思成为多余的。”^③卢卡奇也认为，谢林否认反思的作用。^④由此产生出谢林和黑格尔在体系构造上的巨大差别：谢林的绝对与世界相脱离，而黑格尔则恰恰相反。费舍在谈

① 《差别》，第25页，《黑格尔全集》第4卷，历史考订版，第13—14页。

② 同上书，第28页；《黑格尔全集》第4卷，历史考订版，第16页。

③ 《唯心主义的实体形而上学》，载《黑格尔在耶拿》，第33—34页注②。

④ 参见《青年黑格尔》，第503页。

到黑格尔的与谢林不同的思想时说：“世界及其发展不在绝对精神之外，而在它之内，为它所渗透、指导，并归属于它，这样，绝对精神就深入到了世界的发展过程之中。”^①即使当黑格尔叙述谢林有关先验哲学与自然哲学的对等关系的思想，表面上似乎拥护谢林时，黑格尔也加进了自己的思想：“理性自身产生为自然和理智，并在它们之中认识自身。”^②这就是说，自然和理智是理性的自我产生与自我认识，并不与理性、绝对相脱离。阅读《差别》一文的很大困难在于：要经仔细的分辨，才能区别出哪些地方是叙述谢林的思想，哪些地方是叙述黑格尔自己的思想。卢卡奇评论《差别》说：“黑格尔赋予了谢林哲学以一种意义、一种倾向，这意义与倾向与其说符合了谢林的哲学路线，还不如说是符合了黑格尔自己的哲学路线的继续。”^③

在黑格尔的整个耶拿时期，他对自己哲学体系的设想越趋成熟。他的哲学体系包含越多的对立的环节，他的绝对物越多地通过自身分裂来丰富自身，他对反思也就作越多的强调。当黑格尔的哲学体系的第一部分——《精神现象学》——诞生时，他在序言中，在强调单一的东西分裂为二的过程，在强调把本质理解和表述为形式，具有展开了的形式的全部丰富内容的同时，也强调反思的作用：“如果中介或反思不被理解为绝对的积极环节而被排除于绝对真理之外，那就是对理性的一种误解。”^④黑格尔把反思与中介相提并论，强调反思作为绝对的积极环节的那种作用。像狄尔泰那样比较看重谢林对黑格尔的影响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反思的分离作用，承认其中所孕含的黑格尔与谢林的差别：“绝对物本身必须包括了分离。这是黑格尔在1801年至1806年的文章中论述新体系时所采取的观点。在这个绝对物的概念中，蕴含着与谢

① 《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第98—99页。

② 《差别》，第90页；《黑格尔全集》第4卷，历史考订版，第67页。

③ 《青年黑格尔》，第297页。

④ 《精神现象学》上卷，1979年商务印书馆版第13页。其中的“反映”，德文为Reflexion，现译为“反思”。

林的最初的差别，此差别很快得到了发展。”^①

从表面上看，黑格尔首先批判康德、费希特的反思哲学，继而又在与谢林的逐渐分化过程中强调反思的作用，似乎又回到了费希特哲学，克朗纳就持这种观点。^② 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黑格尔在批判反思哲学固执对立、分离、限制的思维时，并未完全否定对立、分离、限制，这就表明黑格尔在与康德、费希特有差别时，已经也与谢林有差别了，这里很难说有一个时间上的间隔。黑格尔在耶拿初期同时与康德、费希特、谢林有差别，表明了他的哲学是一种特殊的哲学。它既非单纯的康德、费希特哲学，也非单纯的谢林哲学，更不是双方的机械捏合。黑格尔哲学的独特性表现在它是直观与反思的结合。在其中，直观是第一个必要条件，它预定了统一性，矛头对准了康德、费希特的反思哲学；在其中，反思是第二个必要条件，它强调通过对立、分离来丰富绝对物的内容，矛头对准了谢林的同一哲学。这两个条件之所以都被称作必要条件，乃是由于两者缺一不可，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形成黑格尔哲学体系，只不过是黑格尔在与不同的对手作斗争时，时而强调直观，时而强调反思罢了。例如，康德、费希特的哲学停留于反思，形成反思哲学，这就受到了黑格尔的批判，他要求由直观来预定统一性，这时直观是他的斗争武器。再如，谢林的哲学片面强调直观，这在黑格尔看来，并不导向科学的认识，而是导向“梦想”。^③ 他要求由反思来展示绝对物的内容，这时反思是他的斗争武器。因此，黑格尔对直观与反思均持否定之否定的态度。迪辛说：“黑格尔认为，基本的东西首先是直观和反思的二分法和这两者的综合。”^④ 他的观点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直观

① 《青年黑格尔史》，第213页。

② 参见《从康德到黑格尔》第2卷，1924年图宾根版，第230—241页。

③ 参见《差别》，第86页；《黑格尔全集》第4卷，历史考订版，第63页。

④ 《唯心主义的实体形而上学》，载《黑格尔在耶拿》，第38页。